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著

《奥瑟罗》导演计划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奥瑟罗》

导演计划

〔苏〕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著
英 若 诚 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85 北京

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РЕЖИССЕРСКИЙ ПЛАН «ОТЕЛЛ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45

本书根据伦敦“Geoffrey Bles”出版社1948年出版的
Dr. Helen Nowak 的英译本译出,根据上述俄文本订正。

内 容 说 明

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29至1930年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
莎士比亚的剧本《奥瑟罗》时所写下的一些笔记和计划。

这个计划极为明确地,具体地向我们展示出了这位大师的表演体系
的各种原则以及如何在演出中体现这些原则的工作方法,其中不但包括
导演的构思和调度,也包括着演员如何准备挖掘、理解,进而体现角色的
内心世界的方法。这本书对我们体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运
用和理解莎士比亚的剧作,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本书原系根据英译本译出,由我社编辑部根据俄文原文全部重加校
订。剧本译文则采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莎士比亚戏剧集》
(朱生豪译)。

责任编辑:冯由礼

封面设计:邱承德

《奥瑟罗》导演计划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涑水县北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¹/₄ 插页, 2 字数, 302,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2版

1985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2,501—5,000册

统一书号: 8061·1496

定价: 2.60 元

苏联艺术出版社序

此处发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奥瑟罗〉导演计划》，是根据作者在1929至1930年间自尼斯^①寄给当时正排演《奥瑟罗》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工作者们的笔记汇编而成的。

1928年10月29日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在那天的庆祝演出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了契诃夫的《三姊妹》中的维尔西宁。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登台。在演出时他已感觉不适，过了几天重病就把他长期地锁在病榻上了。

在1929年5月，当他的病度过了危险阶段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遵照医生嘱咐，至尼斯休养。

他在国外期间，虽然远离他心爱的创造——莫斯科艺术剧院——但他从未中止关切剧院的生活及指导它的工作。

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计划和开始的《奥瑟罗》的排演工作，像过去一样占据了他全部的思想；这可以从他自尼斯寄给导演、设计家和演员的详尽的指示中看出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想到要出版他这些笔记。由于该剧匆匆地就演出了，他的笔记甚至于还没有完，有些片段遗漏了，但是即使如此这笔记还是有重大的价值，因为它把我们直接带到这位舞台大师的创作实验室中来了，它告诉我们他在处理一个剧本以至于每一个角色时的工作方法，最后，它并使我们理解他的创作原则。

^① 法国东南部一沿海城市，气候温和，为休养胜地。——译者

DM09/03

《〈奥瑟罗〉导演计划》在出版时没有经过任何文字上的润色。
有些地方为了使意义更明确起见，编辑部在斯氏文中加了个别的字，这些字特别用括号〔 〕括起来了。

关于场面调度的说明

K. C.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这些场面调度是当我不能身临其境时写的^①，事先我无法熟悉演员并了解演员处理角色的观点与对角色的解释；无法研究演员的资质和他们扮演这些角色的才能；无法研究舞台装置和设计，也无法改进布景，而布景总是不能一下子就产生我们预期的气氛。

这些在开始设计场面调度以前就应该作好了。但是这次环境使我不得不违反我自己所确立的体系，而放弃正确的道路，用错误的方法开始工作。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目前远远地离开了剧院。

关于换景的说明 原则上与《费加罗的婚礼》一样。

这个原则里有一个很好的小秘密。这里我要把它解释一下。

休息，换景和新的印象必然会使观众的注意力和情绪中断。演员，诗人与导演所引导他走的剧中线与他私人生活的片段混杂起来。这就不能不使他在离开剧场时所带走的对剧本和演出的总的印象受到影响。而且，这些幕中间休息总是会成为他在获取印象的过程中的低潮。这种印象一直向上升，上升，——然后休息一开始就下落了，到下一场中再上升，下一个休息又下落。但是，记得吗，在《费加罗的婚礼》中却毫无这种现象。那里，是在情

① 《〈奥瑟罗〉导演计划》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929年年底至1930年三月间在法国尼斯写的，他在一场重病之后遵照医生嘱咐到那里去休养。

绪最高时换景：新的一场在掌声中出现——这样一来，幕间休息不会损害，也就是说不会减低，而只会增加，也就是说，提高观众的兴趣。换景活动本身就能够激动和鼓舞观众。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当舞台开始转动，前一场演员仍旧在进行表演的时候，新的一场转出来了，其中的演员已经开始他们的戏。结果是戏的进行不但没有被间歇打断，效果反而增加了一倍，因为戏同时在两个场面中进展。观众要同时注意两场，竭力想把每场都看清楚，唯恐遗漏一点；这样做结果会刺激他的注意力和精神，不像在休息时那样，往往由于与好心的邻座闲谈和吃糖等而分散他的注意力和精神。

然而，不要忽略从一场换到另一场中间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上一场的演员的台词读完了还继续表演。再加上每一场开始时必要的停顿，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先让观众很快地、粗略地浏览和熟悉一下新场面的布景，然后再来听台词和看演员的表演。

我之所以谈这末多是为了告诉你们不中断地完成整个转台的一周是如何重要。在这一点上不能向任何人妥协，设计也好，执行导演也好，舞台工作者也好。一定要这样作，不能用别的办法，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不然的话，演出原则不但要失去意义，而且会沦为一种俗不可耐的水平——德国剧场（莱因哈特^①派）的水平。在那里，转台被利用来炫耀整个后台工作机构的纪律和秩序，使观众大吃一惊，好像魔杖一挥，以德国人特有的准确性，在32½秒中把一堂巨大的布景换成另一堂更为复杂的场面。这样作只是为了坐在正厅前排的肥胖的德国人可以满怀对祖国的骄傲和惊奇，自言自语地，或大声宣布说：“伟大呀！了不起呀！”我想你们会同意这与莎士比亚毫无关联。

与莎士比亚有关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点。莎士比亚不管什

① 马克斯·莱因哈特 (Max Reinhardt, 1873—1943)，奥地利名导演，以惯于利用富丽堂皇的布景及大规模的群众场面著称。——译者

么时间空间的统一律。他的舞台只有一张黑色的衬幕，换景只要换一张说明牌就成了。于是，他的分场形式允许把剧情从某一时间地点换到另一时间地点。我们必须考虑这一点。我现在提出的办法，或是在第二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第十二夜》时所介绍的原则，正是以莎士比亚的剧本形式为根据的。

注意：请转告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格列米斯拉夫斯基^①：这次演出的每一景都必须有垂幕装饰和面具^②，像《费加罗的婚礼》的演出一样。天幕、檐幕、排灯，和其他照明设备也一样，——必须安在景片上，与舞台一同转。总而言之，转台时一定不能中断，与《费加罗的婚礼》的原则相同。

① 苏联功勋艺术家，受奖者，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演出主任及艺术家，1930年《奥瑟罗》演出时，曾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按照郭洛茨的设计画景片。

② 舞台台口的装饰。——译者

幕与场之分配

第一幕

第一场：勃拉班旭之家。

第二场：奥瑟罗家前。

第三场：议事厅。

(休息)

第二幕

第一场：塞浦路斯。

第二场：守卫室。

第三幕^①

第一场：水池旁。

结束时为：奥：“……当我不爱你的时候，世界也要复归于混沌了！”

第二场：书房。

自“埃：尊贵的主帅，——

奥：你说什么，埃古？”开始，包括苔丝德梦娜与爱米莉亚登场后的一段。

第三场：塔楼上。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将原第三幕第三场分为三场：“水池旁”，“书房”及“塔楼上”。

自“奥：吓！吓！对我不贞？”起，

至“奥：现在你是我的副将了。

埃：我永远是您忠仆。”止。

第四场：卧室。

（是最后一幕的同一间屋子的另一部分。）

自“苔：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掉了那方手帕呢？”起，

至“爱：要认清一个男人不是一两年的事①。”止。

第五场：地窖（发作）。

凯西奥与埃古的一场。

到“埃：至于凯西奥，让我去取他的命吧；您在午夜前后，一定可以听到消息。”止。

（休息）

第四幕②

第一场：楼梯。

罗陀维科的一场戏。

至“罗：他的神经是不是有点错乱？

埃：恐怕是的③。”止。

第二场：书房（审讯）。

奥瑟罗与爱米莉霞的一场戏。

奥瑟罗与苔丝德梦娜的一场戏。

苔丝德梦娜，爱米莉霞与埃古的一场戏。

至：“埃：不要哭；一切都会圆满解决的。”止。

① 朱生豪译文（《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五分册，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中此句译为“好的男人一两年里头也难得碰见一个”。现改译今文。——译者

② 原第四幕第一场的一部分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移到第三幕去了，成了第三幕的第五场“地窖”。第一场的另外一部分“楼梯”，第四幕的其他各场和整个第五幕现在集中为第四幕。

③ 朱生豪译文中无此句，现根据原文录入。——译者

第三场：卧室（“杨柳”）。

黑暗。

第四场：卧室。

（苔丝德梦娜及奥瑟罗之死，等等。）

注意：谈一下第三幕第四场中“卧室”的布景问题。

墙和第四幕第四场一样，但是床和其他一些家具却不在。

用一个梳妆台，一个箱子来代替，或者可以再加上一个坐榻。

这是什么意思呢？如何解释这堂景呢？

这是同一间卧室，但是角度变了。这间屋子的墙是圆形的，因此墙和有床的一角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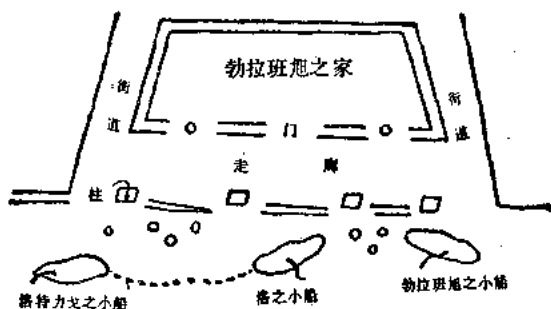
用这个办法可以不必再添一堂新的布景。郭洛汶^①完全忘掉了还有这么一堂景。

①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郭洛汶(1863—1930)，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美术家。1930年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之《奥瑟罗》设计布景及服装。

第一幕

第一场

勃拉班旭之家



埃古与洛特力戈乘着威尼斯的小船。船夫在船的前部。

关于威尼斯的小船和如何使船驶过台面谈几句。很明显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上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但是不管你如何隐藏这些轮子，它们总会要露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科西玛·瓦格纳^①请我在贝鲁特看歌剧《漂泊的荷兰人》^②的演出。那次演出中有两艘大船向不同的方向驶过舞台，浪花溅上甲板，两艘船不停地震荡。当时我在台上可以看见大约有十二个人在船身内跟着走，向各种方向推着它。滚动的轮子隐没在水里。水是如此制造的：在台面上铺上一个巨大的，柔软的麻布口袋（或用其他薄的布料均可）；这个口袋在某一种液料里浸过，使它能不透空气，或者几乎不透空气。从舞台两边把两个橡

① 德国作曲家里查德·瓦格纳(1813—1883)之妻。

② 瓦格纳的歌剧。——译者

皮管子接到口袋的两端，通过这两个管子，从台板下藏着的两架巨大的扇风机把口袋充满空气。（在那次演出中需要波浪，于是假定右边的扇风机使空气奔向左方，布口袋上就会有翻滚的波浪，左方的扇风机再把滚过来的浪头吸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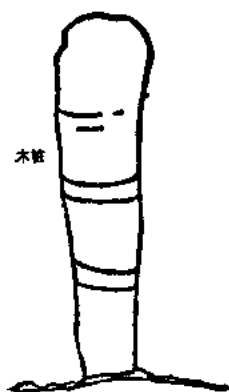
我们不需要波浪，所以用两架扇风机使口袋经常充满空气就够了。如果代表水的口袋漏一点气没有关系，两架扇风机会不断地充实它。这样作并不是为了能耍一下逼真的效果，而是为了挡住小船的下部和轮子。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它当时产生了很恰当的气氛：船夫所用的桨是锡作的，空心的。在桨的空心里灌上水——摇桨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威尼斯的冲激的水声。

于是，船夫把船摇到勃拉班旭的家前停泊。他走上岸，拉起铁链，把船系在一根油漆得很特别的短柱上。

为了不使这些动作扰乱台词，在埃古说“要是我会作梦想到这种事情，你不要把我当作一个人。”（见 24 页）之后，我特别加了一个短的停顿。

谈一下在这一场中“过去”如何使“现在”合理化 洛特力戈是什么人呢？我看，他是富翁的儿子。他的父母是地主，把农产品运到威尼斯去贩卖。在那儿换得天鹅绒和其他一些奢侈品之后，又用船只把这些货物运到外国包括俄国去卖很大的价钱。但是洛特力戈的父母死了。他怎能来作这样大的买卖呢？他只会乱花他父亲的钱。而这些钱，曾经使他父亲和他本人得以晋身贵族阶层。洛特力戈，一个头脑简单、狂饮无度的家伙，他时常把钱拿给那些和他一样过着放荡生活的年青人去挥霍。（自然，这些钱是没法要回来的。）他从哪儿拿到这些钱呢？暂时还是靠着过去那些忠心的仆人和经理们，他们按照以前的老规矩把生意



做下去。当然这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事不凑巧，洛特力戈在酗酒后的某一个早晨，坐着船沿着运河航行的时候，他仿佛在作梦或在幻觉中似的，看见年青美丽的苔丝德梦娜坐在她家门前的—只小船上，正预备同她的保姆，或者是勃拉班旭的中年女管家一起上教堂去。他呆住了，把船停下来，带着酗酒后的疲惫的脸色，死死盯住美人儿。这就引起保姆的注意。她连忙用一块面网罩住苔丝德梦娜的脸。洛特力戈跟在她的船后面划了很久，又尾随着她走进教堂。由于激动，他酒醒了，不过走路还是摇摇晃晃的。洛特力戈并不祈祷，一味看着苔丝德梦娜。保姆想尽一切办法来遮住她，不过苔丝德梦娜自己倒很高兴有这番邂逅。这并不是说洛特力戈中了她的意，而是因为坐在家里或上教堂都很无聊，很想借此开开心。在弥撒进行当中勃拉班旭本人也来了。他找到了家里人，同她们坐在一起。保姆指着洛特力戈对他小声说了些什么。勃拉班旭严峻地瞪了洛特力戈一眼，但这丝毫不能使洛特力戈这样厚颜无耻的家伙感到难堪，苔丝德梦娜回到船上时，发现船底撒满了鲜花。为了这事，船夫挨了一顿痛骂。他没有看守着船，却跟别的船夫聊天去了。勃拉班旭命令把所有的花都扔到水里去，然后叫女儿到自己身边来坐，送她和保姆一起回家。但是洛特力戈早已经在头一个拐弯的地方守望着他们了。他让自己的船走在前面，一路上不断地往水里扔花，可以说是用鲜花给美人铺路，这些花是洛特力戈从做弥撒时围在教堂前的所有的卖花女那儿搜购来的。洛特力戈如此的倾慕和慷慨，使这位年青的美人十分高兴。为什么？就因为这很有趣，既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又可以叫保姆生气。

从这第一次的见面之后，洛特力戈就神魂颠倒。他心里想的就只是苔丝德梦娜。他请人在她窗下唱小夜曲，坐着船在她窗下等一整夜，就希望她能往窗外看他一眼。有一两次她果然这样做了。她因为没事可做，为了好玩，或者为了卖弄风情，就向他微微一笑。而他呢，却天真地认为这是他的胜利，并且感激得不知

如何是好。他开始写诗，买通仆人把他那倾吐爱情的诗递给她。他们从他手里得到很多钱，但是没有人能说他这些诗束到达了目的地与否。最后，勃拉班旭的弟弟奉了勃拉班旭的命令，亲自到这位讨厌的求婚者那里，警告他，如果他还不停止追求苔丝德梦娜，就要对他采取行动。但洛特力戈并没有停止追求。于是，就只好采取行动了。他们打发仆人去驱逐这个不速之客。仆人们不讲客气，用橘子皮、厨房里剩下的东西、垃圾等扔了他一身。洛特力戈对这些都容忍下来了。有一次他在黑暗的运河中遇到了苔丝德梦娜，他追上了她的船，当划过去的时候，他将一大把花连他自己作的一首情诗一道掷进她的船里。但是，真可怕！苔丝德梦娜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亲手把花和情诗扔到水里去了，而且，很生气地把头转过去，自己用面网遮上了脸。洛特力戈大失所望。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为了向无情的美人进行报复，他除了喝上一个星期的酒以外，想不出别的办法。以后，为了报仇雪耻，他用贵重的垂帷，鲜花和灯装饰着自己的船，船上坐满了花枝招展的，轻佻的姑娘们，又唱又笑地驶过勃拉班旭的家，或者就在苔丝德梦娜每天游逛的大运河上划来划去。但是当洛特力戈神志恢复以后，他重新陷入忧郁之中，愁闷地坐着船在她门前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一直到仆人奉命出来赶走他为止。

这就是奥瑟罗出现前所发生的事情。苔丝德梦娜第一次在街头上见到奥瑟罗，正当他带着队伍凯旋归来。奥瑟罗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威尼斯之后，军人一下子变成了最时髦的人物。他们曾征服了土耳其人，现在又征服了威尼斯的女人的心。这时洛特力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军人。在宴会上，就连名妓们对军人也都特别垂青。这些宴会的一切费用都是由洛特力戈开支的。因此使他结识了许多军官，包括埃古在内。在一次宴会上，一群喝醉了的军官要把洛特力戈痛打一顿，而埃古却热情地出来保护他。为此，洛特力戈很感激埃古，想送他一份厚礼，但是埃古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片同情之心。于是，他们就交上了朋

友。

这时，奥瑟罗与苔丝德梦娜的爱情正在火热地发展着。凯西奥，他们之间的拉线人，也知道洛特力戈深爱苔丝德梦娜。他也是在宴会上同洛特力戈认识的。他看出洛特力戈是个头脑简单的人，由于他知道奥瑟罗和苔丝德梦娜之间的关系，就使他觉得洛特力戈的痴心妄想相当可笑，所以时常拿洛特力戈开心，捉弄他，做出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告诉他苔丝德梦娜要到某处去游逛，或者说苔丝德梦娜约定在什么地方见他，而洛特力戈竟坐等了好几个钟头，希望见她一面，结果当然是白等了一场。洛特力戈受了这样的侮辱后，就跑去找埃古；埃古自居为他的保护人，发誓要为他报仇，最后并要为他安排婚事。因为埃古不相信苔丝德梦娜会爱上黑鬼。这使洛特力戈就更向埃古靠拢，送给他更多的钱。^①

埃古的历史 埃古是个普通士兵出身。从外表看来是样子粗鲁，善良诚恳而且老实的。他的确是个勇敢善战的人。在历次战斗中，他都跟奥瑟罗在一起，并且不止一次地救过奥瑟罗的性命。他聪明而狡猾，很了解奥瑟罗那种凭着自己的军事天才和直觉而定出来的战术。奥瑟罗在战斗前和战斗中经常同他商议，而埃古也不止一次地给予他一些聪明而有益的建议。埃古是个两重人格的人：一个是别人看起来的他，另一个却是本来的他。一个是可爱、朴实、和蔼可亲的人，另一个却是坏蛋，是个卑鄙的家伙。他戴着骗人的面具，竟把人骗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就连他的妻子也在内），都深信埃古是个最诚实、最温和的人。苔丝德梦娜如果生了一个黑儿子，这个身材高大略显粗鲁但是非常好心的埃古一定会代替保姆去抚养他的。当孩子长大的时候，这个戴着好人假面具的恶棍也真的会代替家庭教师来教导他的。奥瑟罗虽然也在战场上看到过埃古，知道他是个勇

^① 以上自“洛特力戈是什么人呢？”到这里为止的几段译文，引自《演员创造角色》中译本（艺术出版社1953年版）第110—113页。——校者

猛而残忍的家伙，不过对埃古也抱着跟大家同样的看法。他知道，人们在战场上都会变成野兽，他自己就是这样。但这并不妨碍他自己在生活中是柔顺的，温存的，几乎是羞答答的。此外，奥瑟罗很重视埃古的足智多谋，埃古在战斗中不止一次地给他出过好主意。在战场上，埃古不仅是奥瑟罗的参谋，还是他的朋友。奥瑟罗把自己的忧愁、疑虑和希望都告诉他。埃古经常睡在他的帐幕里。这位伟大的统帅在不眠的夜晚常常同他谈心。埃古是奥瑟罗的仆人，需要的时候还是个医生。他比谁都更会包扎伤口，需要的时候他能使奥瑟罗高兴，开心，给他唱一支粗俗但很好笑的歌，或者讲一些同类的笑话。由于他是出于一番好心，这样做了以后总是得到原谅。埃古的歌和他那粗俗的笑话有许多次都起过很大的作用。比方说，队伍累了，士兵们在发牢骚，只要埃古一来，唱一支歌，歌中那种粗俗的内容就会抓住士兵的心，使他们惊奇万分，气氛也就改变了。另外一些时候，当必须给骚动的士兵某种满足时，埃古会不惜想出一些最兽性、最野蛮的刑罚来折磨或虐杀俘虏，使狂怒的士兵平息下来，暂时得到满足。这当然是背着奥瑟罗偷偷干的，因为高贵的摩尔人不容许有残暴的行为。虽然必要时，他也会砍下敌人的脑袋，不过他的作法是很干脆的，决不慢慢折磨。

埃古是诚实的。他不偷盗公款或公物。他的聪明使他不肯去冒这种险。但如果能要骗一个傻瓜(这种人，除了洛特力戈以外，世界上还多得很多)，他决不会放过机会。在这种场合，无论是金钱、礼物、肴馔、女人、马匹、小狗等等，他都一概接受。这种额外的收入使他可以有钱去吃喝玩乐。爱米莉霞并不知道这件事，虽然她可能也猜到一些。埃古由于和奥瑟罗的亲近的关系，使他 from 普通士兵升到尉官，他睡在奥瑟罗的帐篷里，他成为奥瑟罗的得力助手等等，这一切当然引起军官们的妒忌和士兵们的羡慕。不过他们全都很敬畏埃古，因为他是个很理想的战士，他曾不止一次把队伍从艰难危险中拯救出来。他是很习惯于战斗生活